

大背景

大情仇

大阅读

大震撼

南诏王妃

艳妃卷



冰冰七月◎著

一部描写南诏古国传奇故事的史诗体小说
一部用血与火祭奠出来的后宫大戏

第一次讲述南诏古国的后宫秘闻
第一次揭开古老国度的神秘幻术
第一次展示铁血时代的爱恨情仇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大背景

大历史

大阅读

大震撼



第二卷艳妃

她是一个被贬为艺伶的将军之后，
她却被他看中，成为代诏和亲的公主，
为了不得已的理由，她甘愿成为他手中的棋子。

美丽，明艳，妩媚动人，
她的心遗失那个亲自调教她的男人身上。
神秘尊贵的白衣先生却对她情有独钟，
金色阳光下，舞动的精灵，
是谁在牵动他们之间的缘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诏王妃. 2, 艳妃卷/冰冰七月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80680-631-9

I. 南… II. 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4896号

南诏王妃

作 者 冰冰七月

责任编辑 王大伟 李 丹

封面设计 夏成云

版式设计 张 超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郑州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毫米×240毫米 1/16

字 数 1200千字

印 张 80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631-9

定 价 1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50000

目录

第一章	贬身为伶	1
第二章	竞选公主	33
第三章	娇颜戏恶君	71
第四章	出宫	105
第五章	诏王的棋子	135
第六章	醉迷情殇	166
第七章	和亲遇险	197
第八章	归来的秘密	226
第九章	刎凤行	258
第十章	诏国纷忧	291
完结篇	真爱之绝唱	326
番外（一）	阁昱篇	349
番外（二）	慕千寻	366
番外（三）	瞳瞳	373



第一章

贬身为伶

蒙舍，曲府。

后院厢房珠帘半卷，春风中浮动桃花的清香。桃花花瓣晶莹粉嫩，似少女的脸蛋，又散发着淡雅的香气。一抹朝阳，满地花荫，帘外鸟语啁啾，更显得厅堂分外宁静，一垂髫丫头，正支着下巴坐在桌前，看着眼前昏昏欲睡的小姐。

“小姐……小姐……”丫头的声音极轻，想叫醒她，又怕真的叫醒她，最后黑溜溜的眼睛骨碌地转了转，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曲咏唱——曲府除曲将军外唯一的主人。外貌如何，不用多说，一个字——“美”！如蝴蝶般美丽的睫毛又长又翘，对上她的眼睛时，你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两潭盈盈秋水之中，而当她嘴角轻轻一扬，眼睛一挑再忽闪地朝你眨两下，你会……不知身在何处。

丫头撇撇嘴，重新支起了下巴，注视着眼前的小姐。“唉！”丫头总是忍不住在小姐意识混沌之时偷偷幻想一下，如果有一天，她水葱似的小姐突然变得“温温婉婉”，“娇娇滴滴”，不知道是否会更加美上三分？

远闻一阵急促的脚步，打破了早晨的宁静。

“小姐，小姐……醒醒啊！”这次，丫头放开了嗓子，大声喊道。

明眸如水，陡然张开，声音里带着埋怨：“坏丫头，干吗那么大声？”转动灵眸，咏唱伸了伸腰，一种天然的慵懒和妩媚无形之中自骨子里散发出来。

“小姐，你听嘛，好像是老爷回来了。”丫头的眼睛再次骨碌地转了转，竖着耳朵朝门外倾听，“除了老爷回来，哪会有那么多人进门的声音？”

“老曲回来了？”话未完，红色的身影已如一阵轻柔的春风，带着淡淡的桃香

飘至门前。老曲——是咏唱对她父亲曲应关的称呼，与其名字一样，他常年驻守蒙舍边关，被蒙舍国君王阁昱封为二品大将。

砰！蹭蹭蹭。数名锦衣士兵手持长矛，步子急促而整齐，跨进后院，一字排开，便一动不动地立在朱门的两边。一个威严的男子穿着铠甲紧接着踏了进来，铠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的眉宇间藏着一种严肃。

丫头悄悄拉了拉小姐的袖口，惊道：“好像不是老爷……”

两道形状完美的黛眉轻轻一拢，咏唱走出厢房门口，目光看向来人。

“是岩嵩岩将军。”此人咏唱认识，年初父亲回朝之时，在蒙舍王宫举办的宴会之中，她曾见过，据说跟父亲在同一营地。看岩将军沉着一张脸大步走来，咏唱心头不禁陡跳了一下，暗暗揣测，难道老曲他在边关发生了什么意外？

“咏唱见过岩将军。”盈盈一欠身，她抬眼望着这位威严的将军。

岩嵩看了她一眼，打开手中的卷轴，有力地念道：“接旨！”

咏唱与丫头连忙跪了下去。

“蒙舍天下，阁王诏曰。今查二品将军曲应关在驻守边陲之时，利用巡营之便唆使部下聚赌，身为首领严有失职、违反军纪律之罪……阁王钦令，撤曲应关一切职务，贬为军中伙夫，五年内不得回朝。曲家府邸及财产，全部充公，府中侍卫婢女遣回故里，钦此。”

咏唱越听水眸睁得越大，玉齿暗咬，心里已将远在关边惹祸的父亲骂了好几遍。死老曲，还道自己是九尾巴狐狸，精明得很！千不听，万不听，怎么就不听女儿言？早知道你这好赌的习性迟早要惹出大祸，现在可好，害人害己，我曲咏唱的命还真可怜啊，被你这样的父亲拖累……

岩嵩念完，俯视着一袭火红绸裳的年轻女子，低声道：“抱歉了，曲小姐。”手一挥，门外立刻蹬蹬地又跑进十余名侍卫，略一拱手之后，他们便分散到府中的每个院落进行清搜。

“小姐……”丫头见状，脸蛋一皱，几乎要哭出声来。咏唱起身，接过诏旨，身子几乎摇摇欲坠。原本粉红娇嫩的脸蛋逐渐转白，在朝阳万丈光芒的映射下格外引人怜惜。她直视着岩嵩刚正不阿的脸庞，黛眉轻蹙，幽幽一叹，连精致的双唇也脆弱地轻颤：“岩将军……不知家父现在何处？”

岩嵩看她绝美的容颜一眼，不禁目露惋惜，道：“大王向来纪律严明，曲将军此次聚赌破坏军纪，恰逢敌人偷袭而不自知，论罪当诛……所幸岩某与其他几位将军与曲将军共事多年，一同向大王求情，曲将军又有一身本领，大王才网开一面，只贬他为伙夫。至于这宅子……岩某惭愧。”

水灵灵的眸子闪了闪，楚楚动人。咏唱轻咬红唇，问：“不知道大王对咏唱如何处置？”刚刚的诏旨之上并没有写明对她这个将军之女如何处置，她心下生疑，



并隐隐感到一种不安起来。

果然，岩将军遗憾地看看她，不得已道：“这个……大王有口谕，曲府所有丫鬟女眷遣回故里，曲小姐则即刻遣往‘花月楼’。”

“花月楼？那是什么地方？”丫头忍不住问道。

闻言，咏唱这次真的控制不住地变了脸色。花月楼——蒙舍之都大和城闻名的地方，尤其在王公贵族之中更是无人不晓，说白了，就是专供这些上层的士族男人们消遣玩乐，风花雪月之地。竟然遣她去那种地方？她……

这是一个怎样的昏君？恶棍，绝对是恶棍，怪不得人称“恶君”。年初的宴会上，她随父亲一起，曾对那恶君远远一瞥，当时看他虽面容冷峻不苟言笑，倒也人模人样，岂料他竟如此昏庸无耻，将豆蔻年华的将军府千金贬为供人享乐的妓女！

恶君阁显！实在是可恶又可恨！！

诏王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他人的人生，叫她这小女子如何生存？绝美的脸蛋刹时涌出两抹嫣红，气愤，那是气愤的结果。

丫头见大家都不回答，急问：“小姐？将军，奴婢能不能跟小姐一块去那个什么花月楼啊？”

咏唱杏眼一眯，道：“坏丫头，想不到你还愿意跟着本小姐啊，不过，你还是回你的故里吧。”

岩将军看看主仆二人，同情地叹息一声，突然想到了什么，自怀中掏出一封信，递与咏唱：“这是曲将军让在下转交的，大王向来令出如山，无人能改，只怕曲将军这五年都没机会回来了！”

咏唱接过信函，只见封面上歪歪地写着四个字——“爱女亲启”。黛眉更加深锁，暗骂：死老曲，还爱女呢，爱女被你害惨了！

“多谢岩将军。”咏唱没忘记礼仪，再次盈盈欠身。

岩嵩点点头，沉声道：“曲小姐还是顺其自然吧，花月楼也有卖艺不卖身的女子，但愿曲小姐能淡然处之。”

一旁的丫头已惊得合不拢嘴，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道：“小……小姐……那个花月楼是……妓院？”

岩嵩无奈道：“请曲小姐收拾一点随身之物，及时出发吧！”

咏唱垂了垂眼，拍拍丫头瘦小的肩头道：“坏丫头，那地方不适合你，这次小姐可真的要跟你分开了。小姐我也得节哀顺变，好好思量一下往后的人生！”

“小姐……”丫头泪眼蒙眬，转身恳求，“将军，就让奴婢跟了小姐吧！求求将军。”岩嵩收紧下颌，道：“这是诏旨，岩某也无能为力！”

前途无可选择，那就赌上一把。火红的绸衫在空中飘动，带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桃香。

岩嵩向着红影闪过的方向，再次沉重叹息一声，好一朵美丽娇嫩之花，又要在那烟花复杂之地忍辱谋生了。他并没有说，其实大王下旨之时，本未想到如何处置曲家小姐，后恰巧某文臣在旁，对大王提议大多被贬的官员年轻女眷都被遣往“花月楼”。于是大王便即刻下了此道口谕。

片刻之后，曲府所有婢女，仆役全部遭到院中，家中贵重财物也几乎扫荡一空。

旭日已经升空，美丽的脸蛋在透明的空气中闪过一抹落寞与隐忍。身姿盈盈，她再次回到院落之中，这个美丽的女子，美目中闪动着倔傲的光芒，姑且这样吧，幸福都是自己争取回来的，再苦难曲折的人生，不是都得活下去吗？

花月楼。蒙舍第一楼。酒是上等的好酒，花是最美最娇的鲜花。

出没的是王公贵族，享用的是各地名酒，怀抱的是如花美人。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人自迷。无疑，这样的地方是那群士族男人的天堂，常常能喝得醉醺醺，被人伺候得轻飘飘好似神仙。因为，花月楼的姑娘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而来，或天生美貌，或冰肌玉骨，或才艺一绝，又或是出身名门的闺秀。

曲咏唱就是属于最后一种——极度不幸的人。所以，当花月楼的当家包三娘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一双细细的丹凤眼不由自主地眯缝了起来，闪烁着惊喜的光芒。

一袭红色绸衣裹着玲珑有致的身子，青缎似的乌发垂在身后，她眉目如画，肌肤赛雪，细若凝脂，无需化妆就已在无形之中散发着一一种妩媚。

凭她包三娘的眼光与经验，只需轻轻一瞄，是不是赔钱货就一清二楚了。自问“花月楼”已经花香满楼了，不过这曲咏唱无论出身来历，还是身姿容貌……如此上等的好货色，倘若再加一点小才艺的话——要做花月楼的头牌，都没问题！

包三娘掀起鲜红的嘴唇，轻念着“曲咏唱”三个字，满意地点点头，想不到曲将军府还有如此名字风雅的小姐，想来也该有几分才艺，这回花月楼又多了一件镇店之宝了！

咏唱挺直着背脊，轻睨了一眼绕着自己转了足足三圈的包三娘，对方像估量一斤猪肉价格般的眼光，让她自心底逐渐上升出一股怒火。

忍住，忍住！她暗暗对自己说道，美丽的黑瞳却抑制不住地迸出晶亮的火花。她当然想过逃，不顾一切地逃，好歹那狐狸般狡猾的父亲也教过她两招脚底抹油的功夫。可是逃……逃是可以逃，估计她若逃了，即使不被追回来，她家老曲也该完蛋了！她抓紧了自己的手指，暗道：

曲咏唱，不就是个花月楼吗？你怕了吗？挺着！好死不如赖活，活着才该庆幸！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难免做些自己本来并不愿做的事，有时也势必要做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



活在世上，造化之弄人，命运之安排，有时连伟大的英雄豪杰也无可奈何。曲咏唱，乐观点。

就当生活无聊了吧！把这里当成新生活的起点，当成生命的挑战，寻找一下生活的乐趣吧！

花月楼，应该是个雅俗共赏之地。这里所有的楼阁庭院均按照等级而设，入住的姑娘们也因身份、容貌、才艺等有着很大的区别。

曲咏唱刚被送进花月楼，包三娘看她第一眼之时，就已经决定好让她成为第一等级“花咏阁”的新主人。“花咏阁”是座单独的小阁楼，阁楼的门，正对着下面庭院。站在楼台之上，倚栏而望，可将一园美景尽收眼底。

阁楼之内陈设奢华而舒适，前为落地长窗，后为粉色屏风。主厅被细密的闪烁着晶莹光泽的珠帘，隔成了两部分。前头是两套客椅，一张梨花木桌，而珠帘后方隐约可见，是一张可坐可躺的软丝榻，榻上有个人半卧着。

咏唱半眯着汪汪水眸，盘算着明天该怎么做。来到花月楼。

第一日。

包三娘挑着两条丹凤眼，挥动着手中绢丝帕子道：“哎哟，这可是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啊，一路上定是被军爷慢怠了吧？来来，迷儿，快带咏唱姑娘下去泡个花澡，以后就在‘花咏阁’住下了。”

当包三娘不轻不重地作此宣布时，咏唱不动声色地美目一扫，看到花厅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们莫不微微一动，最边上穿白衣薄纱的女子更是变了变脸色。

笑，美丽动人的一笑。在走进“花月楼”的那一刻，她就告诉自己，只要还活着，就应该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只要还能笑，就该多笑。因为一个人只要还能笑，就表示他还有勇气！只要还有勇气，就能活下去！

咏唱盈盈一施礼，笑颜如一朵盛开的桃花：“谢谢三娘，咏唱有礼了。”

“客气什么，以后都是自己人了，我包三娘是不会亏待这花月楼的任何一位姑娘的。”包三娘挥动着帕子边说边摸了摸自己的发髻。

大家都是聪明人。这里的姑娘们大部分进来前都是非富即贵，即使一时被贬低了身份，谁又敢肯定她们家不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呢？谁又知道她们家原来有着怎样的关系背景呢？又有谁知道这些姑娘们就在哪日会被某王公贵族看上，接回府中做贵夫人去……

所以，包三娘自然又怎会做傻事？只有摸透底、确定无力翻身的姑娘，她才会稍微“冷淡”了点，像曲咏唱有点来头又容貌佼佼的女子，她自然得用上招牌笑。

咏唱冷眼看着包三娘的一举一动，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第二日。

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包三娘坐在“花咏阁”的厅中，满意地瞧了瞧迷儿为咏唱

高高绾起的仕女髻，眯眯笑道：“咏唱姑娘昨夜休息得如何？不知道对三娘的安排可满意？”

咏唱嘴角一扬，依然笑颜如花：“谢谢三娘厚爱，此处风雅怡人，咏唱无可挑剔。”是啊，落人篱下，有何可挑剔？

白嫩的手指拈起一颗紫晶般的葡萄，送于口中，包三娘笑问：“如此说来，姑娘很满意喽。唉，三娘知道，你来这花月楼算是委屈了你，不过……”

咏唱盯着她脸上的笑，等着她的下文。

“不过，既然你已经来到了这里，也算是你的命了。好在我这‘花月楼’与一般的烟花之地不同，光在等级上就不知道比民间的那些馆子高多少倍呢。所以呀，我说咏唱，看你也是个聪明人，既然来了就好好跟着三娘吧。”包三娘又慢条斯理地剥着葡萄皮。

水灵的美人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嘲讽的笑意，唇瓣扬得更高。她知道，只有笑才是对付困难和不幸的最好武器。

“咏唱还是谢谢三娘，我看三娘待楼里的姑娘们如女儿一般，以后还请三娘多多关照了。”

包三娘笑眯了眼，对这位新来的美人满意极了，几乎可以预见大把的白花花的银子滚入口袋。

“瞧咏唱这名字取得多雅啊，不知道你最擅长的是何才艺啊？”

才艺？老曲能给她取出这么个有水准的名字，已经相当难得了，还又咏又唱的……大概是寄托他老曲自己美好的愿望吧。可惜家有老曲，女儿能学会什么？总不能说自已小有一点“赌”艺，买大买小准得很吧！

见咏唱沉思了半晌，包三娘道：“呵呵，会咏诗吟唱？”

“咏唱惭愧，才疏学浅有愧于‘咏唱’二字。”“那琴艺如何？”摇头，她故做娇羞：“略知一二，琴技粗浅，难登大雅之堂。”

包三娘笑容僵了僵，眯眼打量了一下她的玲珑有致的身材，又笑道：“呵呵，都没关系。我看你这副好身材，不如就跟飞扬学跳舞吧。”

跳舞。如果非要学习一门技艺的话，这倒不错，至少她自小为逃避老曲的追踪而练就的轻功应该可以用上。

盈盈欠身，似不甚欣喜：“恐怕要麻烦那位飞扬姑娘了。”

“呵呵，不怕不怕，飞扬的舞技一绝，放眼整个大和城，无人能及。”说到花月楼的名花之一——飞扬，包三娘细长的眼睛变得发亮，“那我明几个就让落雪、飞扬开始教你，呵呵，到时候三娘保管给你安排一个盛大的出场仪式。”

咏唱美目一转，笑得灿烂，丝毫看不出对自己现在的处境有何不满，反而一副感激的模样：“如此有劳三娘费心了，咏唱真不敢当。”



包三娘笑得眼角多折了两道细纹：“呵呵，三娘果然没看走眼，将军府的千金果然有大家风范。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迷儿吧。”

笑容永远明媚如春日阳光。咏唱发现自己在包三娘面前笑得前所未有的灿烂。

包三娘扭动着腰肢喜滋滋地走了。

第五日。

包三娘已经按捺不住急切，再次来到“花咏阁”。

“咏唱哪，听飞扬说你舞蹈练得不错，三娘已经令人准备好了，三日后你在这‘花月楼’正式出场。”咏唱杏眼粉腮，妩媚动人，脸笑眼不笑。“咏唱舞艺不精，现在哪能出得了场面。”

包三娘帕子一挥，瞥过她：“三娘说的话你就放心好了，保管你一夜之间名满大和城。”

大和城，蒙舍国的都城，看来包三娘信心真不小。垂下眼，咏唱暗自思忖，已到花月楼，只怕这以后的日子都要忍辱偷生，看来唯有适当的机遇再抓住最佳时机才能离开了。“咏唱实在没有信心，怕给花月楼坏了名头。”

“唉，三娘给你信心！再说还有落雪、飞扬与你一起，你尽管放心好了。”

包三娘从来没有看走过眼，要红——有时候身材脸蛋比技艺更重要，而再加上一定的身份来历，想不引起那些世族公子们的注意都难。

花月楼已有两位居高不下的头牌，是一对姐妹花——落雪与飞扬，其父原是王宫内的一主簿大人，后因故入狱，她姐妹二人也被贬身花月楼。落雪精通音律能弹会唱，琴音可三日绕梁；飞扬舞姿轻巧灵动，倪裳转动间飘飘若仙。她们常常配合得天衣无缝，以第一等的姿态常驻，卖艺不卖身。

咏唱是个有灵气的主儿，加上二品朝臣之家的出身，只怕……整个大和城的男人们莫不争着甩出银票一睹佳人芳颜。

包三娘笑弯了眉眼，款款走了。

留下玉面含忧的咏唱，慢慢坐在丝榻上，望见窗外黄莺鸣啼，不禁咬起了压根。她的机会在哪里？

第六日。

发生了一件事。

一位小姑娘非求着包三娘要卖身花月楼，细细一问，原来这位正是咏唱的贴身丫鬟——落丫头。自将军府被封，落丫头便被遣回故里，她的家处在蒙舍与北诏境内的茶溪镇，倒也不远。不过几日，她因思念侍奉多年的小姐，便横了心要卖身进入花月楼。

当落丫头终于见到日夜想念的咏唱时，忍不住激动地扑了上去。

“小姐……”两行清泪出现在小脸上。

咏唱睁大一双美目，甚是吃惊，这……这坏丫头怎么来了。还道花月楼是什么好地方吗？

“小姐，丫头实在想你……所以就来了。”她望着微微抿嘴的小姐，看到了小姐眼中的不认同，连忙解释着。

“你真是个……坏丫头！”咏唱的眼眸里多了种晶亮闪耀的东西。

包三娘拍拍绣花衣裳，道：“这丫头也不可能跟别人了，就留着侍奉你吧。”

又是三日后。花月楼，张灯结彩，如姑娘要出嫁一般喜庆。这里最出名的不是花也不是酒，而是美人。各种美人，有貌有才又绝对不俗的女人。

今日，这里又将出现一位新的美人，据说她貌赛百妍，技压群芳。

数张极品紫檀木的大桌摆在花厅之中，锦衣玉帛的世族公子们早早坐在那里，其中不乏两鬓染霜的风流雅客，大家的心思均已飘到今晚的新主角身上。

“听说这位咏唱姑娘比落雪姑娘更美上三分。”

“听说她的舞姿连飞扬姑娘也比不上。”

“听她这名字就知道是位难得的美人加才女了……”

厅中纷纷扬扬，这样一个春风送暖的夜里，花月楼热闹非凡，坐无虚席。手中心的是酒杯，眼中看的是珠帘，那美人还要呆多久才来卷开珠帘？

窗外春风和暖，月影婆娑。室内美人如玉，对镜梳妆。

迷儿一双巧手为咏唱插上最后一支火红珠钗，斜斜插在她娴耸的云鬓上，配着她一身粉红色轻纱软裙，妩媚娇俏得就如落入凡尘的桃花仙子。

“小姐这若是一出场，保管连落雪与飞扬姑娘都黯然失色。”

是吗？那又如何？

咏唱轻轻地扬起了唇瓣，眼中没有一丝欣喜，却因即将踏入的新生活而眸子灼亮，她该坦然乐观点，不是吗？

丫头匆匆推门而进，正巧看到小姐脸上的笑容，皱眉道：“小姐，你怎么还笑得出来，我悄悄去外面看了看，厅里的那群男人……没一个打的是好主意！”

笑。一个人只要还能笑，日子总是比较容易打发的。

她抬眼看到丫头焦急的小脸，笑得淡然：“来这里的男人，你希望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她说着站起了身，对着铜镜露出一个最美的笑容。

“小姐！！小姐……”迷儿道：“别急，小姐只是去跳一曲舞罢了，跟落雪与飞扬姑娘一样只做清倌。”

丫头小脸几乎皱在一起：“我还是很担心很担心啊！”

担心并不能解决事情。她只有出场，才有机会让大家认识她。那个只懂得坐在王宫里享乐的恶君，可没有规定贬进花月楼的女子不能被赎身。

所以，她要让大家认识她，只有大家认识她，才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机会光明正



大地走出花月楼。而一旦出了这花月楼，海阔天空，她曲咏唱绝不相信自己还没有翻身之地。

轻轻地挥了挥袖子，咏唱将一块红色的面纱蒙在脸上，只剩下一对比湖水更荡漾人心的灵眸，灵眸一转，灿若桃花。

“下楼吧。”她淡淡地说道，语气里却充满着希望和坚定。

琴声。让人不觉陶醉的琴声，如玉如珠，悠扬动人，时而婉转时而沉吟，轻易地将听者带入一种境界，那个境界只由抚琴人的心而生。

珠帘后，通体散发红润光泽的古木琴。

一个如雪般晶莹优雅的女子眉眼低垂，飞扬的纤纤十指，一串串美妙如天籁之音的琴声……

她便是花月楼琴艺一绝的落雪。如同名字，她面容没有一丝笑意，似完全沉醉在抚琴之中，又似她本来就这样如雪般冰冷。

花厅的一侧，珠帘被人掀起。一只如翩然蝴蝶般动人的身影恍然出现。

长歌袖舞，纤影飘飘。

飞扬轻点一足，一袭水蓝的衣裳衬得她如湖中仙子，即使看过百遍，她的一举一动仍让人难以转开视线。

然而，仿佛只是昙花一现，她又轻轻一转翩然舞出了花厅，待大家随之探去之后，只见一抹粉红色纤影缓缓而出。

乌黑的秀发如云，如丝，如瀑。红袖飞动，宛若流动的彩霞，一足轻盈地落地，转身，她的舞步开始旋转。粉红的光泽将她包围，她突然轻轻一跃，衣袂飘飘。

在大家眨眼之时，她已悄然落地。细腰包裹在空中轻拂的绸带里，如白玉般晶莹的手腕轻抬，她的身子也翩翩一旋，反身往后倒下。

“啊……”大家正为其担忧之时，她却又一个单足斜翻，身子竟轻盈地转了过来，长袖甩动，美丽如飞舞的流星。

曲咏唱——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她的名字。果然是极品女子。

可惜，女子舞动得太快，每一次长袖舞动，每一次旋回转身，她都只似蜻蜓点水，翩翩而过，让人根本来不及捕捉到她的容颜。

面纱下的容颜嘲讽地笑着，她肆意地舞着。轻功不错的她要学跳舞，又有何难，即使她的舞技真的比不上飞扬，但是应付这群喜欢新鲜的男人却绰绰有余！

琴声如流水般，自帘后倾泻而出。

抚琴人不知何时已抬起了眼，眼中闪过不易觉察的复杂之色。

花厅里非常安静，只听到如天籁般的琴音，大家寂静无语，甚至不敢喝彩一声。怕破坏这属于仙境的乐曲，更是怕惊动了舞姿如凌波仙子般的美人。

咏唱微微闭上了眼睛，她不想看他们，不想看这里的任何一个人。踩着舞步，想到曾经与老曲一起园子里捉迷藏的情景。

“来啊，来啊……你若能捉到我，我以后就听你的话。”那时她六岁。

尚在襁褓之中，她就没有了娘，所以，她从来不知道被娘疼爱的滋味。好在爹爹疼爱她，虽然很多时候前在边关，但一回府就定会抽时间陪她玩闹好一阵。

“臭丫头，爹爹轻功独步天下，还抓你不到？”曲应关的笑声里充满了童稚。

“轻功吗？我才不怕，我也会！”她的笑声悦耳动听，那是最快乐时光……美丽的身影，红烟如梦，动作越来越快，绸带飞扬。

厅里的男人，眼睛都睁得那么大，努力想看清面纱下的容颜，生怕错过了一丝一毫。

神秘，妩媚，动人又有种说不出的清新，红影舞动间，空气里飘散着属于她的淡淡桃香，那是与她极为相配的味道。

就在此时，空气里浮动着一股不寻常的气息。一袭青衣，年轻却沉稳的男子突然站了起来，他左手拿着一把属于王宫大内特有的佩刀。

没人注意到他的起身。

他侧身看了一眼自己的主人，点点头，便大步踏进了舞池中，在众人来不及反应的瞬间，一把拽住了舞动的红影。

咏唱吃惊地停住了动作，望着来人，竟有人如此放肆地阻止她。

琴声戛然而止。

“就是你了。”那男子放开掌中的柔夷，拱手，“就是你了，我家主人有请。”咏唱抬眼，眸中已陡现属于怒火的光泽。

“放肆，竟然如此无礼！”“就是，好好地怎么打断了……”

已有人忿忿地拍桌而起身，指责声一片，厅中顿时喧闹起来。

那年轻人眉一皱，锐利的眼扫过厅中的所有人，手间佩刀也悄然握紧。

感觉到两道异样的视线，咏唱转头，视线与坐在角落的一男子不期而遇。

角落的桌子旁坐着一个男人，锦衣玉带，金冠束发，正轻抿着薄唇。

咏唱站直了身子，一双美目转过，对上那双微微眯起的深沉眼眸。

这个男人是谁？她心中一惊，那般深沉的眼光又似在注视她，又似估量着什么，那种感觉比包三娘看她的眼神跟让人如芒在背。

他只是那样坐着，却难掩修长挺拔之躯上散发的冷冽气息，修长的手指半端着一只白玉瓷杯，定定地看了她几眼，径自喝下杯中之酒。

大家的视线不禁被这个泰然自若喝酒的男人所吸引。

吸引大家的不是他如刀刻般的深邃五官，而是他举手投足之间散发出的凌厉霸气。那仿佛是一种与身俱来的霸气，又仿佛从骨子里散发出一种阴戾。



总之，厅里突然安静了，连琴声也完全停止了。

丫头和迷儿两个对看一眼，紧张地注视着她们正站在舞池中一动也不动的小姐。突然不知道是谁不可置信地惊呼了一声——

“是大王……”顿时，厅中所有的人都变了脸色，正轻掀帘珠走出来的包三娘也一惊，细长的丹凤眼已将目光投了过去。

是的。此人正是蒙舍之王——阁昱，人称“阁王”，也称“恶君”。

满朝臣将，无人不知他们的大王向来作风冷硬，说话做事说一不二。他有勇有谋，自继位之日起，接连吞并了四周的小民族区域。如今，原本就强大的蒙舍国更是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四诏之首”的地位。据说，阁王一直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他要势力强大的北诏、荆夙与银暝三国一并统一。所以，蒙舍“恶君”，人们传言冷酷无情诡计多端，但是，只要能将蒙舍国管理得更加富强，身为臣子，谁能不敬仰与爱戴？

大王？咏唱一双明媚的大眼中同样闪过惊疑。

那个男人就是传说中的恶君？就是毫不留情抄她全家，贬她到花月楼的恶君？乌黑的瞳孔瞬间变得灼亮，隐藏着一丝不明的火花。脑袋里使劲搜索着记忆，想到年前在王宫宴会上的远远一瞥，气势上似乎真的与眼前的男人有几分相似。

王八蛋，果真是他！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没有他的一句话，她怎么可能会来到这花月楼？尤其尤其让她气愤的是——就算她爹爹真犯了军纪，也不该株连全家吧？这是哪个该死的王八蛋制定出来的律令，王八阁昱难道没长脑子，只会效仿这种狗屁不通的法律吗？

粉嫩的双颊顿时比桃花还娇艳三分，优美的红唇微微地扬起。

大家道她在笑，那个眯眸的男人却惊异地发现她的笑只停留于嘴角而已，闪亮的黑瞳里却藏着一抹不易觉察的怒火。

“真的是大王。”“大王？……”

“参见大王！”已有某文官擦了擦眼睛，确定不是属于眼花看错之后，连忙拉下身边的人，急急跪下。

原本将信将疑的人一见连朝廷官员都已下跪，全部惊跪而下，呼道：“参见大王！”咏唱定地站着，她没有跪下，仿佛因眼前的意外而惊呆了。

丫头拉拉迷儿，极小声道：“小姐怎么不动啊？”

迷儿捂着嘴：“小姐不会是吓坏了吧？”

丫头撇撇嘴，她们家小姐肯定不是胆小，小姐的想法总是异于常人，这会不知道小姐在想些什么……

帘子后面的落雪与飞扬见状，也款款走了出来，盈盈一礼，声音娇转：“落雪（飞扬）参见大王。”

“真的是大王？”包三娘小声地嘀咕一声，喜上眉梢，挥动手中帕子，“大王……大王亲驾，怎么不派人先通知三娘……”

“大王。”之前手握佩刀的年轻人朝阁昱拱拱手。

阁昱冷眼扫了眼四周惊呼的客人，慢条斯理地放下白玉瓷杯。

“都起来吧。”他声音沉稳，在这初春透着薄凉的空气中撒开一抹冷冽之风。

包三娘已来到桌前，一张粉白的脸全堆满了笑容：“这里人杂，大王还是随三娘进后苑厢房休息吧，要什么样的姑娘三娘我……。”

“小部落！”阁昱打断了包三娘的话，皱起了眉头，突然唤过身边的侍卫。佩刀的年轻人应了声，抬眼看到大王示意的眼神，回身道：“包三娘，大王想跟你要几位姑娘。”

包三娘眉开眼笑：“别说几位，就算是看上了这花月楼，三娘我也双手奉上。”小部落皱眉斥道：“大王要你这花月楼做什么！”

“呃……是是。”包三娘满脸赔笑着应道。

“她、她……还有她，可是清信？”小部落一手指过三位姑娘。

顺着他手指点的方向，包三娘的笑容僵了僵，点头道：“是，这三位姑娘是花月楼的才女，我包三娘保证她们个个冰清玉洁，完璧无瑕。”

那三个被指的姑娘正是适才抚琴的落雪和跳舞的飞扬、咏唱。

向她要了这三位姑娘，跟要了整间花月楼有何两样？

小部落满意地点头，正色道：“她们三个一起走，没问题吧？”

敢有问题吗？包三娘笑得眼睛直抽筋，抓紧了帕子无奈地挥了几下，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开来：“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大王能看上她们是她们的福气，也是花月楼的荣幸啊！”

阁昱见状，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他背负着双手站了起来。

看到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身影，咏唱突然觉得心猛地多跳了一拍。这个男人竟然如此高大，当他定立在自己面前，她竟然感到一股沉重的威魄力。

抬高眼睛，她盈盈一欠身，明媚的眸子灿烂如同春日里的阳光。

“咏唱见过大王。”

他没有说话，眼睛注视着她，凌厉的眼光在那粉嫩含笑的脸颊上细细审视了一番，又挪开脚步。

转身的刹那间，咏唱发现这个男人竟然有着一双如同琥珀般透明而沉静的眸子。琥珀闪着如玻璃般的光泽，又如根根锋利的芒刺刹那间扎进了她的心。

该死的男人，到底有何用意？难道他认识自己？难道他知道自己就是几日前被贬来的曲咏唱？

做梦吧！咏唱自嘲地笑了笑，她弯着一对月牙般美丽的眼睛，娇笑着看着他。



他的眼神没有任何情绪，仿佛在看一样商品一般平静无波。

他在估量什么？包三娘估量自己能不能为花月楼挣银子，那这个一身寒气的男人又在估量什么？

她曾有所闻，恶君阁显后宫嫔妃并不多，尤其比起北诏与别凤王宫而言更显得冷清，蒙舍后宫的女人甚至连花月楼都比不上。

所以，她绝对不会认为一个君王会亲自来花月楼这样的地方，亲自挑选女子，只为进他的后宫。她也绝对不会相信，仅仅看她们弹几曲，舞几下就能轻易入宫……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

咏唱的脑海中不断地闪过猜测，自己还有反对的余地吗？

她没有！对方是王，一开始凭他一道口谕，她就无反抗的余地委身花月楼；如今，他亲自来此，她还能有何余地回转？王宫就王宫，王宫那么多老曲曾经的同僚在，说不定还能早日救老曲于苦难也不一定。

咏唱笑了起来，笑容照亮了她明媚的五官，整张脸庞显得更加动人。

看到的人莫不在心里惋惜大叹。这样美丽的花儿，他们恐怕是无缘了。

阁显又缓步走到一身白衣的落雪面前，扫过落雪如玉的脸庞，再看向飞扬，然后站在厅中。

“就她们三个了。”话里似乎透着某种程度的满意。

“大王……”碰见阁显深沉严肃的表情，包三娘不自在地笑了笑，“咏唱、落雪、飞扬，能被大王看上可是你们的福分，以后你们要好好侍奉大王……”

“小部落！”不耐烦的声音低沉而出，这是他第二次打断包三娘的话。

小部落从怀中掏出一沓银票，递于包三娘眼前：“你，拿着！”

包三娘脸皮一抖，连忙摆手道：“不不，花月楼给宫里送三位姑娘，怎么能要银子呢？只要日后三位姑娘好好伺候大王，不……”

小部落终于明白大王为何如此不耐烦了，这位包三娘神色与语气都让人感觉虚假得很，明明一副割肉般的模样，还非得装作又开心又大方。

“胡说什么！她们只是入宫做艺伶而已！”小部落冷声道。

艺伶？蒙舍国专门在王宫中为人唱歌跳舞献艺的女子，被称为艺伶。只不过是挑选艺伶，阁显又何需亲自出宫来到花月楼？

咏唱疑惑地看向那个面容冷硬如山的男人。他该不会是想借艺伶之名，实则为挑美人入宫侍奉自己吧？

厅里的人战战兢兢，没有他们说话的余地，当看到大王冰冷无一丝表情的面孔时，再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意图。

感觉到两道非比寻常的视线，阁显眸子一扫，射了过去。

咏唱闪了闪目光，连忙扬起一个妩媚无比的微笑。